圭峯續集卷第一

建昌府同知蜀內江余載任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棻校正

序

慶南京守備掌左軍都督府事魏國公六十壽序

正德四年冬十月戊申實維前南京守備掌左軍事魏國公六十之晨前事南京守備掌中軍事成國公偕駙馬都尉楊公晨至坐寺燕居之堂謂圯曰子宜序以頌公圯謝弗得至再又弗得乃進而言曰昔周之武王以有道伐無道撥亂而反之正寥寥千載我太祖高皇帝出又以有道伐無道而俾夷復為華盖又一

武王也武王佐命之臣十人而詩歌尚父獨曰師而
我
祖佐命之臣六王獨中山武寧王為第一蓋又一尚父
也尚父封國于齊十傳至于桓公王封國于魏五傳
至于公擬倫比類蓋又一桓公也成公曰善哉子之
匹公之世玘又曰凡人臣之盛者務致其君于無為
之化而會盟征伐乃其不得已者耳桓公九合諸侯
汲汲乎人臣之不得已者公當
全盛之時乖紳正笏于根本之地而措南服於泰山之
安蓋公不肯為桓公而桓公欲為公而不可得者也
成公曰善哉子之品公之遭然公世王孫也爵上公

也而其本真不鑿純孝天至雖古獨行之士或難之
桓公能之乎玘曰否曰然則孰同乎玘曰均世臣也
乃心罔不在王室而功在社稷是則同成公曰然玘
曰孔子之作春秋也於世臣之主夏盟者屢書焉孔
子奚取乎取其心在王室為周之社稷計也又必二
百四十二年僅得五人焉而孟子稱其獨盛又僅桓
公一人焉不其難乎獨惜今之世無續孔氏之筆者
繼桓公者幸有公其人也而續與不續固未害其為
同矣是以從而曰又一桓公也今也世有嘗識桓公
者乎無也何至語桓公人人如見焉桓公壽於天地
間固如彼其久也公與桓公之始如彼其同也有不

同其終乎公壽亦未易量也成公笑而起贊曰至矣
哉頌人不當如是邪可書遂書之為序以獻

壽貝毋毛孺人七十序

正德庚午元朔戊午之丁卯金陵壽母貝之毛七十
壽予序之按其世也毛六合故大家以六禮渡江來
女于貝及今畊釣翁始任戴冠時相之越二年而鵬
生為之子又越二十六年鵬生山為之孫蓋貝之庶
姪繫焉予前此未一至金陵而亦烏知之及丁卯予
以六月至間從龍山家宰飲于江濱之墅蓋翁墅也
始識翁翁見山于杖屨間遂識山明年飲于其室又
見鵬識鵬焉又明年夏翁與予經營東產少宰之終
至不愛時制之貝推以舁之而或裹言外出郁可能
乎予於是覘貝有令妻之助鵬時見予予見其冠鄉
人也易之而愿其言也則非鄉人也驚焉曰鵬不能
卒能憺之志而今也強冠鄉人之冠忸怩耳予於是
又覘貝有慈母之教子攝太學之山班諸生朝暮見
明日之朝暮又如之其在他門也高堂一任暖姝焉
不曰亦日之鑠肌也則曰暑雨之膠髮也而論堂之
庭無變姿之所矣予於是又覘貝有大母之嚴雖然
予心度人之則然耳而人之言之皆以翁之少也銳於
學意謂毛曰若丐吾吾其學學既貫穿汎濫紆餘矣
則又曰吾壯矣若丐吾吾其遠遊遂濟自江踰淮泝

濟折而航乎東海之洋極日之所出入往而復者數四而後快志焉則又曰吾老矣若丐吾吾其瞬釣于大江之濱若遂衣服飲食予衆歲日月至焉而已矣至則相對如賓焉由人之言之勿家人之彖曰文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氏有焉由予之度之家人九三之象曰婦子嘻嘻則氏則無之繼自今有其所有乎無其所無乎所謂貞之底厥其將不在茲乎而鵬之請予序其亦將不在茲乎山乎其識予之頌禱如此乎

送刑部尚書何公赴　召序

正德辛未春正月丁丑軍吏馳自

闕下告于南京守備兵部尚書何公曰天子其召公以入明日戊寅吏部傳所以命公者曰其以公為刑部尚書乘傳以來公瞻望宸極謝既乃齋祓筮日走陵下辭行一時部院寺之長貳舉欣欣然為朝廷得公賀意吾贊公上道出京命者而畿甸之民吏戎衛之帥數十萬之卒又愀然形諸色不樂與嘉下文武之色如之又甚焉意若欲尼公之行者同留務太子太傅成國公察知之西寧侯宋公又知之相與合謀於予曰贊公之行也者是乎則尼也者非也尼公之行也者是乎則贊也者非

也何居盡矣之將以告夫公以為公別予曰昔周公之居東也東人有無以我公歸之嘆無他欲久其惠也而已茲而幾甸戎衛之心不有東人之心歟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參著事至千十反不厭而終身依依焉無他欲久其託也而已茲而幕下士之心不有蜀參署之心歟是皆私公於一身然也若部院寺之長貳則憤夫嘉石肺石之近易位於大憝也而公昔嘗平之達之也且今之視昔何如也而顧可緩公乎是蓋公公於天下然也雖然幕下近也其為類尚寡也幾甸戎衛則遠也其為類也衆矣幕下戎衛卑也其為選未必賢也部院寺則尊也其為選也賢矣而人亦於是乎盡矣公亦可以發聲音笑貌於其間哉公既然矣何道也抑聞之人也者參天地而為三才者也陰陽者天地之氣也周官品官之職曰寅亮天地曰燮理陰陽不知所謂寅亮燮理者亦於人焉推乎無也抑不知當是之時人宜其職君則官之若虞廷則固有讓者矣且

今茲非虞周之世乎宜以贊公之行者為是二公以予言告公而別公公去

資軒詩序

資軒詩凡二十有六首翰林庶吉士詠傳冠卿之號也如其人之數故不增冠卿意也吉士非達官冠卿

奚取焉冠卿之尊甫體齋先生時祇
命為吉士師余冠卿友也友有忠告之勸詩不以頌而
以規逆先生心也余何以無詩余以鶉齟齬幾終兼
巖壑洎以國子生得與畿士試時先生握文柄誤在
所録中往拜先生因得交冠卿而辱厚在人右是作
也咸曰余宜序之夫喻之與時隣境也然以湖而東
西之道出大府不相值故耳相聞而目不相矚軒之
有無廣狹華朴不可知也而資之云者易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君子愛且尊其身
名命於親不敢辱也有字焉字表於友又必自志也
有號焉冠卿名元而號必以是愛且尊其身者宜爾

也嗚呼君子匪其愛且尊其身之難也惟充其愛且
尊之難也兌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以之
者曰澤以蓄水為德而二澤相麗焉其出也其鍾也
其勢不能以兩敵而其相資浸灌必不至於此涸而
彼盈也君子體此之象附麗朋友而講習之彼此相
資而德器成焉言資之於人也孟子曰自得之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言已之有所資也
不知冠卿姑文以乾坤之資乎實以兌之資乎抑躐
於孟氏之資乎為兌之資則是軒也殖殖其庭嗃嗃
其正軒日益闢友日益來資日益廣將自得之自得
之則資之深而固左右逢其原矣萬物之資其具在

我然在善擇焉擇焉如十六人者其麗澤也擇焉如余也則光熇然其涸而幾終棄矣冠卿其何望於余乎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是詩也余何敢序資軒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許公七十壽圖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許公當

上改元五月之三日七十壽而被

命入兵部為尚書亦維其時太史廷綸侍御廷美合羣子姓為圖以慶廷綸予同官曰子其序之憶予初冠聞公為御史在

曜下有周子諒之節時予居僻不能通知

中朝事以為無復為公執鞭日也恨之暨來京師道河濟青齊間凡吏于其土者去而人思之若父母然或

神明之慌惚公姓者以為公時或如張蒼之免故至此試問之果公也私念蒼歷百歲公其亦然繼今可以為後矣後官于

朝而公竟棲遲不齒

朝籍思一見之而不可得予且得

告歸而西事大創議竟起公公翩然西驅猝有班超虎穴之入予聞汗出浹背而公乃若旋蟻封有霍去病狼居胥之捷驚曰是何神也予既反

闕下公又翛然翔去口不言兵有韓世忠西湖之興然而裴晉公天下安危之繫又誰貸公邪公亦不能卒私

其身也予之顧至是始償焉由是而觀文潞公之大
耋在廷虜使之驚他日公有不得而辭者其理然也
竊嘗因是而有以覘天之為人國其成一人之難如
此蓋非始之以子諒之節無以聳天下之聽而非以
蒼之免如身何非中之以超之勇無以駭天下之觀
而非以去病之捷如人何非終之以世忠之退澹無
以必天下之信而非以晉潞二公之重且壽焉如
國何於以見天之成公蓋非私公實所以為天下
國家而予之序之亦非私於許氏將以為天下賀也顧
其事體大故其說長其說長故逾年而後成之其遲
遲如此云

送冢宰王公歸餘姚序

正德丁卯冬留都冢宰王公得謝事奉母太夫人去
歸其鄉時年始六十餘也留都公卿大夫士相與祖
公于都門外酒三行有起言公之歸者曰仕者之究
惟歸之榮有以州縣歸有以部屬歸有以方嶽歸有
以卿貳歸莫不曰榮然孰與冢宰歸之榮有以妻妾
待歸有以子姓孫曾侍歸莫不曰完然孰與侍其母
歸之完其年也有以四十五十歸有以七十八十歸
然四五十傷於遽七十過於拘而八十又其衰也孰
與六十為強且健夫當強健之年以冢宰之榮養既
歸之親公亦樂哉斯歸也歟衆皆曰然公笑而不言

予因起釋公曰公之樂固也要以為盡公可乎公越人也少有重名勾吳以西湖湘以東使日月爭迎聘致以公至卜寵辱焉及起而魁天下

朝之大夫士與天下之人以何如人望公哉予辱游久竊嘗窺之其無所蓋覆裔然萬頃之陂而其徑情直遂則騏驥之騁康莊也卒然犯之壁立萬仞而不可即時而甚疾痛之切身以脫人之急其既也忘之至其身教于庭要似與異世人語而氣低高雲為主本此其志視天下憂樂為何如而於一進退之間公顧樂乎顧愛日之晷于金自北而南南而不家焉勢不可也況當

明天子以孝理天下清明無事之

朝而留都之庶職有最而無殿可周麽公乎公故得自諉曰吾今往也汲汲而行徐徐而來也夫豈無其日也邪衆又皆曰然擊鼓傳觴命書予言為公贈公又笑而不言蓋其於二說必有擇而處者也

贈監察御史聶君廷器考績序

留都

朝天宮有

大儀於是乎習之冬十一月巳酉日南至丙午予班監察御史吳君李君坐于西廡下以俟東白尚微臚句未興二君投瓊膏玉於予如平生歡既而推移權衡

以定錙銖古今人高下又若推而内予胸中者予於是而得其院之寮且半而聶君廷器則予踵之舉順天者然不知其資也幾何矣因私問之吳君曰君困禮部十有四年而其試戶部也視禮部四之一比終婺源之事而入院視戶部又幾倍之沉鬱困抑人也今始考三載矣予曰物有之松柏之生其始也困於蓬蒿乏於牛羊及其終也閱千歲而不改其鬱又然也歲寒後彫聖人豈欺哉吳君曰然李君復曰天下詬之易集惟令為然而弊之牢若石者其屯師之田乎師之所在犒之則無益之承溜而滲漏者之常涸也君在戶部

命兩犒焉無涸漏者在院以屯事出廬揚之田固師之田也去婺之日又矣巍然穹碑有慕德亭焉如君者豈易得哉予曰物有之牛刀非為割鷄與刲凡牲也特小試耳他日要不見有全牛焉李君曰然語未竟會禮作而起丁未又坐如初予欲竟君而問其世二君曰君籍平原有以功官指揮使于燕者其高祖也始為燕人有以功入督府為都督僉事者其考也遂為今之名將家予曰物有之易之象曰山上有木漸言積小以高大也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是在君而已矣二君愕然曰是為君歲他日二君過予曰悉矣先生前日之論聶君也院故例凡考必有書書聶君考

無踰先生前之論君者請書之遂書為聶君廷器考績序

送黃生歸石城詩序

石城黃生弘治乙丑會予京師生起縣貢當試內廷予院主其試凡士之畢試冀再試得校官者十九生獨下然予奇生也生南士也例業南太學而以行告予簡司成章公俾器生別不閒者二載矣正德丁卯予來貳南寺生來如初明年畢事歸省其親太學友圖其行且詩之虐其上而見予以請予德生之不予老也又病生之不予備以見釋也雖然閱其詩不獨太學友也有臺中之英焉蓋生甫卒業試事于

有重名臺中之英其初亦太學生也不能不如太學生以友生然則言於生之行宜也生茲歸拜其親畢出其庭揖同業之士入與為禮且觀是詩焉俾知生入太學友四方太學之生入臺又友臺中之英則士氣聿興恍而寤曰鄉邑之士轉而則太學之生也太學之生轉而則臺省之英也臺省距台輔則近矣然後又恍而寤曰太學之生前日鄉邑之士也臺省之英前日太學之生也台輔之任前日臺省之英也翕然皆有台輔之望將自是始予何得以病憊辭哉遂

題其上

歲寒圖詩序

戊辰季冬朔日甲子大行魏子坐予清風之亭披圖馬曰是謂歲寒之圖視之木也軀虬蜷而偃蹇枝蘧屈以盤拏葉奮蜻刺膚鬖龍鱗貌者設巧亦本其真旁睨瞬較實傷厥神而竟莫得其名也大行覺予良苦作而謂曰柏其仲也叔檜季杉椽樟榧栖椅桐梓杞未具朋籍而樗櫟柞櫝入隸之伍猶未也衆木之宗其名曰松吾郡槎溪王姓耐翁吾私卜之松與之同嗣正壬子八十其逢吾縻於此餼牽靈觴孰為我致其惟非言而言郵而致之其代予言謂斯之圖其庶幾乎羅子曰子欲求翁於松乎予與子言松以懸定翁夫衆木之有液也樟則臭矣而明難柏則明矣而臭難兼之若松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於翁何如大行曰不聞琥珀之生乎松之液是也是為世珎與玉爭衡而翁既韞匵而藏之矣兼之云乎哉羅子曰人有貴耳而賤目者請置其形而象其聲其始微作也淅淅瀝瀝蕭蕭瑟瑟而已既其甚也呼號為狂奔放為霆若風雷之噴薄是之謂松濤或五里聞焉又或十里亦聞焉語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於翁何如大行曰嘻是未覩其絲之着于地也千歲之苓伏焉醫師餌之頹齡以制而隣之待翁以舉火者其去餌猶邇也獨聞乎羅子曰窮冬沍寒衆木淩削退然索然如戰北之兵獨松於是

時也鬱鬱蒼蒼如以端委揖讓乎明堂孔子曰歲寒然後知其後彫也翁殆如斯而已矣大行曰先生之言信辯矣正予之所謂庶幾者其在茲乎請書以為序而繫以群公之詩遣使郵歸而獻焉

望雲祝壽圖詩序

高安胡斯靖既得以已官封其父為南京工科給事中母劉為孺人喜拜稽首授制詞于歸伴曰吾親倚恩榮矣而今仲秋之十日封君於年為七十則又以不得歸為壽為戚又億明年仲冬朔不得歸壽孺人如封君者于是決彤墀坐瑣闥則踟躕踏蹴踖退而休于邸又呻吟於邑裔厥常度妻嗛不得以言子驚不敢以問者久之劉景瞻其友也覺往詗之曰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樂乎斯靖喜曰子亦壹知予心若是乎吾欲從之而奚若曰服有君命在吾欲以請而奚若曰有制然則遂休乎曰惡有父母在而自為仕止者乎於是又大戚景瞻曰無傷也吾而使子無牽于制如身親之而親將見之可乎於是又喜跽請所以曰吾為圖子端委拜啓為壽者狀授嗣器歸曰其以而

代又名之曰望雲耤重於古之大賢歟曰善則善矣又何加焉曰吾為子倡諸南朝之彥出其瓊琚玉佩之鏘鏘者鳴厥盛焉使人曰胡宗之雅頌歟曰善益善矣又何加焉曰詩不盡言圖不盡意若網在綱提斯張之序則綱也子將焉往斯靖遂來而以圖見觀之意象梁公耳矣圖窮而詩見誦之組繪梁公耳矣疑之忽而諦觀之而沂吟斯徘徊斯覺若見公魁然長者也又覺若知公親所在也又覺若英英白雲悠往而忽來也蓋嗣聖中公也若法曹時公也遂雲而歸養河陽焉老已矣周牝之鳴孰消息之既移之鼎孰納之李氏之廟乎而世且無是公久矣況其親乎今之圖之重公也重公斯重其身矣重其身斯顯其親矣庶衆之養末也亦為之而已矣斯靖悚然起拜曰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予乃樂書之亦以勸也

擬河南鄉試錄序

河南鄉試錄成是為弘治十七年八月日其晨監臨官暨提調官監試官率諸考試官諸執事官北面稽首拜手授使者乘傳以獻于闕既已然後乃敢撤棘揭曉張宴于藩堂進諸士以賓禮見由是諸考試官得各識其所取士為得人賀藩臬諸臣綱維于內外者董學政者諸被簡以充執事者諸秉

簡書有事于此而賛襄者舉欣欣然快其於監臨有裨益之美又莫不喜夫河南中州也甲子科得人為文治之更端將汪洋演迤而布之天下自茲始其士也一旦出草萊得揖讓獻醻于冠裳間為發軔之初而自是登進士為士為大夫為卿為孤為公至功塞天地其終焉將以稱於天下後世曰弘治甲子科中州人也則是録也亦孰不頫附名其間哉而或反是即諸在事者舉將避之恐後況柄是事者乎時柄是事者實巡按監察御史　所謂監臨官者提調官監試官所謂綱維于內者考試官同考試官印卷而下九官凡若干人所謂諸執事者題例三十七首文取可式者二十篇士之登名者若干人蓋制額不敢過也而録之所及止此是為録成然其先事固勤于提學副使　董領而胚胎之而臨事又密于布政使　叅政　副使　叅議　僉事於外綱維之時巡撫副都御史　廵駐節會府闢翕以觀清戎監察御史　鎮守太監　亦有孚凝志以俟畢事所謂賛襄者蓋其志協故其事成可書也當序諸首故備書之不敢遺焉雖然諸士於此其欲人之頫附名於是歟抑亦欲人之求避於是歟嗚呼其亦在自擇而已矣

壽黄翁八十序

八十翁黃尚德歙人也汪生璽稱外舅氏為之壻者於今十餘年始生未予遇予烏知生況翁也予在太學生班諸生日揖焉生固予面予安能名諸生況生也及博士設講儀月有旬旬有日日至則舉班有籤籤有名名呼則出經有疑則趨而問問有難則跽而聽繹然秩然縱橫上下于堂廡間予喜自是得遍名諸生乎匝二旬果然而生尤以善說詩得燕侍因以訪其山川士風人賢物產之槩而生也之門地戚屬尤其所欲先入於予者也籍是知翁為令人為多藏之室生忽避席曰外舅之壽值重九前之三辰予曰八十古曰大耄至易離之九三鼓缶為樂時也子則謀之而已耳生乃嘿而去既而予去復諸部生來卒業如初面有矜色曰孔子之言詩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信夫予試問之植物也鄭之舜華云何動物也曹之蜉蝣云何曰舜木槿也蜉蝣渠略也而必曰顏曰掘閱者言其容也既已蹙然不悅曰天保之詩不有乎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非植物乎鶴鳴之詩不有乎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非動物乎夫子之教何為取諸彼而遺諸此也予曰是固予之先子也物有不容乎容之澤乎外者其中必槁見有槁其中而能免於旦夕者乎舜與蜉蝣是已旦夕久之反也是以君子不貴焉物不有本乎傳曰其本深者其末

茂茂則貞不有實乎傳曰其實大者其聲宏宏則遠貞與遠悠久無疆之稹也松栢與鶴是已而自古及今君子貴之生憮然曰聞命矣明年秋生入銓次告歸書予松鶴之辯請曰以是壽諸外舅可乎予追懲向也之拒之今弗忍奪也聽之

壽萱堂詩序

仙游縣功建里壽萱堂成於弘治元年之二月仙游閩土也余未至其地不能知張叔昭為余道之叔昭之言曰炫兄煇作之以奉吾母也吾母之年今七十有五矣乳吾兄弟四人吾父不及見吾兄弟之有頭角也吾母辟咡詔之前出有勝衣後者冠後者婚前者抱子矣吾四人者視吾鄉人之嶄嶄者不敢軒且輊其於蕩覆或後焉煊也爲怨食奥禄炫也魯困于鄉茲幸玷賢書與予同也尚惟縻此敝不能進一匕蚤夜背負芒集于高木之上不意煇也成此其楹之奠多也寡耶其垣之周厚也薄耶其制度之陳麗也質耶雖吾不能知而其方位廣隘縱横崇卑吾以心度之亦不能言也曩而吾未來時吾兄弟之志先諸龜筮矣末果也而今也始克遂事之成也有數乎吾兄書來曰萱忘憂草也吾樹之吾雖憂滿懷登斯堂仰吾母視其膳無噎哽候其步無欠伸瞻其顏無顰顧舒舒然不知憂之去吾體也不猶愈於萱也乎義名

斯堂以壽萱尔炫其使斯堂必有白耶噫炫也魯國
聞知顧吾兄之命弗可置其以累手可乎余既拜且
賀又合能言之士為詩以歌之書所聞於其首以為
叙　　洊

恩光壠詩序

監察御史新安吳君清甫始知胙城縣至縣縣之民
若齊土之葭牛羊牧其上而莫之能茁也居一年又
若瓶新瘥之痟痂則脫矣而瘢則隱隱也居三年又
若餾餕氣之撲鼻溺溺然纍纍之煽而鑪之熵炟炟
也甫曰異哉胙城何昔者之凉凉而今者之熇熇也
上其事干行院行院會旱都撫以上干
朝遂最君治縣功當
贈其父如君官母如其妻會君尋
召入臺中其官御史也前之
奎章未成下今
皇帝嗣位
詔廷臣
誥制一時頒之君請曰頭易臣親銜如臣銜
制曰可而君父鈍遂
贈監察御史母江暨荷也並孺人焉君歸焚
黃壠上一時臺中之寮咸出顏色榮君之遭也有為之
歌曰水洊至坎

恩湛湛濡巖窟九原可作持琬琰洊雷震震匪迅聲殷
敎
天閽孔高今也近人生可死不可無庭訓有繹其義者
曰是謂
恩至而又至如水如雷然如曰洊
恩是乎皆曰然又有為之歌曰墓門之夕兮下則燐與
上星墓門之旦兮啼鵶與鼯忽羽葆之蹠筋皷兮行
行天丁龍亭屹函虬鱗毛千一豕一柜鬯馨開函宣
制谷應山鳴又有繹其義者曰是謂寂如闇如而忽喧
如焚如如曰洊
恩光壠是乎又皆曰然於旦疋辟寮彙矣各奏能矣瑄若
林矣蹠除涸矣而乃英英雲升矯矯虬騰霄虛星熒
江白瀾驚富矣鼯矣君甚曰若是足矣虛其右方謁
予書之為序

齊壽圖序

翠渠周先生去蜀歸莆幾廿年年亦八十矣而予則
念莆末嘗一日置也或知之問曰公於先生舊乎有
德乎抑鼯澤之資乎予曰無之未嘗一日識拜先生
其前也曰然則胡為若是惓惓也予曰先生釋褐守
廣德予時家食也有傳祠山之辯至者覽之驚曰茲
非有虞之時乎胡為重黎氏出也繼其以儀部來守
撫撫之屬縣宜黃與予疆錯忽而保伍聯屬之法浸

滛逼我墻屋矣覺之驚曰茲非成周之時乎胡為舉大司徒之職也無何移而守鎮遠鎮遠羅施鬼蠻接境也又得所著府志讀之嘆曰是謂箕子之教也去鎮遠而叅蜀之政生致安氏覆其穴而置王官焉又嘆曰王然于之開西南夷是過乎彼亦屈兵威而然也此嘗一矢一鏃之遺乎均之治鎮遠也俾夷為華而已矣若其治廣德與撫也則均之復古而已矣誠使世之為吏者人人俾夷為華焉人人復古焉其俾益世道何如哉吾為世道惓惓也或又曰世亦嘗有復古者矣卒之不可復而亂生鶴鳧之胥有言不可續斷之言華夷之大辨也況無若咻之者之衆也予曰必若子言是懲新周而右捎之也宜咻之者之衆也雖然孔孟亦病乎咻而卒老于行耳於先生也何尤監察御史林雲從先生館甥也適齊壽圖成聞之喜曰是可以壽翁于世世矣請書其上為序歸獻之曰齊壽者且壽吳宜人也予念無拒理從而聽其請

送貳守何君考績序

吾少時讀昌黎文知道有何之姓堅真秀出賢者也及官于朝則慕東洲熊公之清簡壯何道亨之敢言至拜其廣嘗劉質純之長於輔導為同年光三君子皆道人也獨

古堅賢耶遂不能忘懷於道以道告者受也積久之道在吾目中矣因悉其麻灘所從入之道古鑿絶壁腰腹間以通行人其突兀犖确則以踵曳而匍匐撑徬其缺罅坎坷則以趾趾先而凌兢躑躅視閣道險倍之特近焉爾水經其下雷霆震于地中險於是稱曰小瞿唐則宜噫異哉在堪輿家法是之謂地軸地軸密厥壤吉道或以之吾麽嗣都時除自報下建昌同知得何君君道州人吾時來道急道幸亦有臨我者乎既休歸卧山中君入山講主賓禮語達旦弗求休乃知堅其遥遥胄也東洲其外舅氏也道亨其同姓而質紬其先大夫同年也伯兄高鶚祥文以式仲兄亦梓其文也然後益自慶若有潛通焉以得君者方將與之泛西池追逐雲月為勝賞而宣使之牒且晨下不果留莫而寘牒又下匪輸饟則平反也由是府之席虛館之突黔者多矣無何巡院最上曰才都撫最上曰賢繼為之最上率若是民亦曰最當若是安之及是滿三載當上考行太守韓君契君深知吾之意屬道及君也屬言其行吾方隱度君之成也其本諸家世戚屬父兄歟抑地之灵使然歟道之賢今方

闕下必有能辯之者君既至為我問之

平寇録序

正德十二年秋

上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為提督召官衆兵開軍門于南安用前翁平諸寇孽為民害者于時應召而來都指揮僉事許清至自司知府邢珣至自贛　淳至自汀伍文定至自吉李數治通軍門指揮郟文如之指揮余恩自贛至知縣王天與自寧都至張戩自程鄉至南康縣丞舒富先立戰功亦在選胥集義縣下軍門審分之為十道道與卒千餘為左右翼兵備副使分守參議以精兵衛餉道比遊擊軍門隨以推官危壽指揮謝昶馮廷瑞率千餘中軍下令曰惟

天子不鄙夷予仁俾與二三臣　承茲大役顧就緒不敏

緒國有　彝典在卒其曹誅侮畀在守仁又曰兵法攻堅則勦乘瑕則神吾度桶岡遠　左溪橫水逼且屢衂瑕果乘之則且瑕易與耳衆喜曰得廼十月已酉禡中軍趍橫水則清珣天與右翼趍左溪則文淳數恩富左翼趍文定戰且趍且擊手以遏奔衝約與中軍會甲寅中軍逼橫水而陣以緣族孫升絕巘用夜半燎起礮訇林壑震駭賊兵環蹙之賊愕不能兵走至黎明破壘五遂破橫水各道乘勝破壘二十有三遂破左溪中軍則閉營休兵以先各營會湖廣巡撫院約掎角桶岡不為應戊午令各道緩進至己巳凡破壘二十有五諸附橫左者悉平廼領兵笑曰五日桶岡

耳諜匙龍入利十一月癸亥令十道俱發冐雨吾疾
登酋已背絶壁阻水陣珣亂而前戰衝其右文定遶
其傍急擊之賊少却富正天與疾趍接戰賊奔淳迎
擊賊敗甲戌合兵大戰賊遂大敗破壘十有八乙亥
合湖兵追奔遯者至丁丑破壘十有一凡六十日破
壘凡八十得大酋凡八十六於是百年逋誅之寇隤
然土其崩矣嘻

宸樞廟筭一何神邪然而江西巡撫院帑銀兼萬之齎巡
按院紀驗着功之詳副使參議餽餉之周湖廣巡撫
院參合之勢可少乱方嶽群僚大悅裒詩次為平寇
録於以為

國賀為天下賀来屬玘序玘懼或塵乙夜之
覽名氏不敢諱也迺燧孫氏金秦氏兩巡撫副都御史
僑 屠氏巡按御史瑋楊氏副使毋黄氏參議又推本
更部尚書華守仁父也用敝吾君益重世臣焉是為序
長興曾氏族譜序為門人曾汝章作
譜云者譜吾之所自出以逮於吾也吾之所自出有
至於忘焉者遠故也吾之所自出至於遠且忘之則
凡分吾之所自出有至於忘焉者無怪也矧分日益
多遠日亦甚其或遂至於虐且亂焉者亦有之矣當
是時使譜法素明又寧有是哉長興曾氏金谿大宗
也盱水一出境委焉肯江都君者又與予好其子漢

故在諸生中予特寄目焉庚午季冬漢北上持宗譜一編來請曰先君嘗欲輦正此漢不意庚幾成之先生若念先君而幸賜之序以爲曾氏規先君即不死也予受而觀之先之曰小宗譜自洪而上距孟昭凡五世凡孟昭之所出皆與焉大槩從眉山譜也次之曰通譜自洪之孫而上距槩凡十八世凡槩之所出在長興者皆與焉大槩倣廬陵譜也又次之曰源流曰會譜有二其一爲陶原祖南豐其一爲南豐祖撫州吉陽南武城自千而上距受氏之始凡若干卷而受氏以來遷徙開闢留其大都焉大槩述陶原南豐譜也漢又曰先生賜之序以言漢志漢即不利猶利也噫漢何汲汲於譜也如是哉雖然自南武城生大賢以其學紹孔顏開思孟使後世均公而祀之而三氏之子孫或官其人或復其身曾氏獨不與往往能自奮起爲世名人與彼三氏抗今復有如若人者出焉豈特不忘其所自出而已哉漢明年南歸書以歸之

送南城高侯三載考績序

予入翰林爲庶吉士皆得西川李士脩同院西偏公署以居時予邑方去前令天官選今高侯來繼之士脩曰此予之姑丈也賀予得賢令士脩往候予亦往候士脩再往予亦再往作詩且供帳爲別已迺命駕超然啓行予鄉之商戎有知者夾腋後先或羅俎羞

或貢珍賄侯一不以顧而去予默識士脩言可徵也
既閱數月鄉之士來曰侯博矣吾不敢測矧敢叩胥
來曰侯嚴也吾不敢犯矧敢欺隷來曰侯靜矣吾孔
貧氓來曰侯仁也吾孔安予乃速士脩酌酒酬之恨
得侯之晚也今年春侯脩覲至遇諸
朝顧以法方峻彼此不敢闌語比卒事參商齟齬竟不
能樽酒爲鄉人謝大惠以語士脩士脩笑曰未也子
史官也日食大官畢子醉飽耳子之樽且貧尚能飲
食乎人哉吾爲子謀幸有筆且可信將來予甚唯唯
時而發焉乃秋八月予以憂還侯適書初考例當
闕見郡庠諸俊不能一日去侯也白其師舉餞禮古者
行必有餞餞必有所而皆擇乎關津河梁交會之地
所以分其去處之異而亦發其詠寫之懷以見君子
非徒別也而吾邦據東南上游寔甌粵喉舌牙纛所
在皆江山勝處而驛以郡名蓋勝之尤者也凡飲餞
迓送必出于斯酌麻姑之酒而飲之又天下之所無
宜諸俊與其師於侯有是舉也又以予知侯強委序
其意若夫傳侯之美以附史尚有待也

圭峯續集卷第二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記

休寧縣察院記

察院者御史行巡居之所也休寧縣舊有之而不知其始大庚張君天衢來知縣事政既大行廢以次舉廼弘治乙丑春正月偕簿馬文入相之以耆耋邵大倫金萬全王希遠從相始自堂堂制弗稱而休寢側處其東君曰撤之徙于斯步出南四筵曰象舫而屋焉穴牖而延天光兩廂其傍翼而屬于寢又步出南

殺舫筵之一曰堂於斯而矩其南修三筵廣五筵高殺修之二曰以為臺臺之左右騶隸蚤夜宜有舍也曰對屋之步自臺而南得如臺之修者三曰門焉蓋儀門也廻自門之北縮其修之廣者四曰築之以為道又步出南得如道者半又曰門焉蓋外門也而垣之匝于後者分自二腋始門左右有池焉汙焉若兩喙之張曰窒之其涯隆焉若黿之伏曰夷之而其墉之曲如罄折左右列者衆曰悉繩而直之衆喜君曰未也吾之長貳胥史有事于院者不有棲乎廼度院外之西曰於斯屋之文顧衆曰誠如是備矣遂相與絶之而始事焉越明年正德丙寅二月成又明年丁卯六月君以最留涖諫事于南六月矣而文屬倫全遠來請記倫以圖見如君初語者噫記誠宜也君以意象告夫居於是者也休於寢而思思而弗得則徙倚見舫焉則感而通遇牖而光入焉則觸而明旦日坐于堂而敷以出之肘腋之下趨走唯諾之吏舉以人色應有棲息使然也觸而思以棲息夫舉縣之民者亦多矣記可無作也然予觀之昔之即影求形者多見于觀風懷古之豪而予之記也偶辱于躊躇摩挲之餘則君之窒喙之張也覺曰茲容有饑羸黿之伏也覺曰茲容有姦直磬之折也覺曰茲容有寃吾將如何而休寧之

民其永無憂矣於乎記可無作乎故曰記誠宜也或曰推君之意以告夫天下使皆休寧顧不廣歟予曰然古之人言之文斯傳傳斯天下後世矣予亦何能請以俟後之記是者

康樂公新廟記

正德四年十二月壬子予作晉康樂公廟成高二尋有咫衡倍之縱縮衡倍之一東西廡又第縮之門又倍縮之山藻舟䑛醵醵視其處所使董事千戶李廣暨趙祥傅隆韓恩張軌金恩張承宗呂受二余均立楊福周金華張啓昇王文器陳紹文余楚仙又分廣之事者廟舊東出極隘陋就敝巫據之多像鬼其中民惟神鬼至忘神公也千戶張佐以予職也五月壬辰發憤來言狀丙申往驗果然奪歆大之而南雷為而費無從出止九月子舍來輸供廼市材閏月庚辛始工十月庚寅昧爽竪正焉屬有先如虹自南郭浮空者紆蟺騰貫其上萬口讙然方駭謀值留鑰群公以介來張綵匝發偉巳則旦矣俄而靈鵲四翔羅集彙而亟多至掠人有而飛可執也異哉予於是惕然有思乎公不當祭法歟非予職歟異不蟲警於予歟又誰警歟噫又可徒作歟作且有記記在廟廟在城南古華村社

五山書院記

新昌縣東門之外有山焉曰五山世初未嘗知之也自大司馬何公作院其陽儲書焉取山名名之曰五山書院公出時與群公合處而會言然後是山稍稍見知于人然限於高位達尊斯已矣天下固未之盡知之也況後世乎公患之與予言曰凡物之有興則有壞其當吾院之壞吾亦莫如邪顧是山兀然見取於吾輩言之一入焉始吾未之速也吾況然塗人之無傷也一或遠之入吾室而饗之未盡一爵而徹其俎以去無寧愈於無速之乎哉吾之所愛也何以異於是予曰公書所儲幾何必五經其尊也五經所載幾何必五行其樞也五行所配幾何必五性其大也方公之未為院也固已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天下人知之是崇是信及院成而名之天下亦間知有是山者其不以此也哉然今天下之人方屬望于公公亦以天下為已任而欲遽釋公以休於此吾恐其未也亦曰詒其後之人焉爾無他也若夫宵斯肄斯載籍叢委惟經斯尊燭影中森然五山也既而外膠中炎蓬勃鬱塞則必坐以待旦闢扉而觀之巘上巋而岫中疏旭曛穿而昕明雲物迥而宇淨景觸情生神與數會金剛木柔水濕火燥仁以靜壽智以動樂禮以為門義以為路其宅土也其榦信也指每一屈而道存焉山之為助不既多乎後是東南之陬有賢者作

曰非何氏子吾不信也然則是山也殆天作而地藏之以遺何氏乎山如有靈當食鄉饗斯院世世矣固未有壞而徹去時也不然白鹿嶽麓烏能無壞壞而復興興壞壞興相尋於無窮其斯所以無壞乎公奚宜憂公大說曰是又在吾後之學者爾請書歸鑱諸院以規之

重建紫陽書院記

正德五年春監察御史洗君奉

命出按南畿秋九月至歙下令曰教何基基于鄉先生紫陽書院徽國文公祀焉公非茲鄉之鄉先生乎明日吾將拜院下及寅推官張鵬知縣李彥先教諭宋炫訓導鄒紈陳廷用相之縣丞王思敬主簿李鏘典史朱明實翼以從而程文則以氓庶從者次同知王斌又次通判王汝鄉毀甫入興俯畢瑀而顰出而望得佛宮焉又顰曰烏用是為哉鵬曰業已祛徙之須日月耳彥曰材浮于川石斬于山聳陶于麓縣則任之然將奚畫而可君曰然他日召斌汝鄉進鵬彥授圖焉則中像公勉齋西山配是為祀祠祠東折而南為企德之堂堂南為廡遂為東門門內折北為尊德性之堂堂兩翼為樓士之舍東門折而西為內門門西為西門門內折北為道問學之堂堂兩翼為樓士之舍西門北為廡廡北為遺愛之堂堂折東而合于

祠之西祠階之南為道道半有塘亭之曰活水遂築
而達前為道以直屬于内門之外至外門為衢道迤
東火南爲坊而止乃曰吾去爾思敬爾銷爾明其相
彥也爾文以義名民也茲非義歟爾惟始終可又進
炫曰董學御史黄君吾寮也實尸教事爾上其事宜
也已而太守熊君至鵬以告喜若已出曰吾恃彥健
彥曰府公不以部使先事嫌而惟志成民教而吾顧
尼之謂何呼文問狀文方按圖事事慮爽錙銖彥說
越明年夏五月院成太守率屬仍以宋穆陵賜額榜
升祠以告成事顧鵬彥輩嘗曰部使導吾與若也為
古之師帥盍德之德之奚若使傳傳奚若記于石求
也遂以炫来屬予記予亦幸以名附也不容以非其
人辭乃次其事為記使歸勒之

圭峯續集卷第三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跋

跋臨汾劉氏族譜後

臨汾劉公脩宗譜一編居守留都時留都大夫士莫不獲觀焉亦莫不嘆公之質也有識者亦莫不因以覘公宗之將盛也而知言者又獨賞公雅好斯文獲萃于斯編也公臨汾人也上世當草昧初隸尺籍播遷南北靡恒厥居形影相吊保厥子遺以有今日亦天也遑卹其本始所自出哉及公既貴盛而作斯編

也或謂臨汾他有劉氏矣取附麗之彼若夜蟲之就
火也公曰咄詩不云乎原隰裒矣刺血漬骨得父骸
焉鷹貫可亂真也吾忍為是以負吾先哉自吾父祖始
可也噫公豈太古之民歟何其質若是也公同產三
人同產之子遂十人今位執金吾者二賓軍府者一
待魁春官者一廩郡庠者一諸孫十人泉湧出而燎
方揚也盛矣哉且公幼肄
內館有偉名暨親
肘腋出殺邊陲以文飾治故一時
天子之股肱侍從之臣與方州外大諸侯四方逢掖之士
篇章之唱酬功業之紀述斯編之序贊彪乎炳乎窮
日之目力而莫能究也非公篤好之何以至此君子
於是合而評之曰質以培之故其發也盛焉文以章
之故其盛也傳焉是故文質備然後天下之事理於
宗祊亦然公得之矣
跋謝以中鼓動天機卷同寮分韻賦催盆池荷花
詩
是卷成之四日以中辱以示予予老不自量隸古四
字以志斯會之奇而慶斯蓮之遭也噫蓮以靜也諸
君欲其動焉諸君所處亦靜地也抑不知天將息其
動機亦如諸君之待蓮者以待諸君乎理有同然盍
思以豫之因以中以告

跋陸氏家藏東坡玉㠯騂公據卷

東坡恐李方叔賣所遺玉㠯騂為之立公據以便之公據券也世多多公陸氏之先得而藏之予獲覩于京邸因感而推知前世凡鬻賣莫不有券矧田廬之重謂之世業不言可知獨不知馮道當時習于賣國國尤重也亦嘗有券否當與千古有志之士質之附于是卷之末

跋送

詔制進庫

臣既修庫作

龍函中丁之為

詔制設也思欲遍檢群籍書分類標年以便部家考閱因得取

國初迄今

詔制貯之函中未能也時時太息之考功主事林塾告曰句容致仕知縣楊鉞家實有之適句容縣丞葉昂同邑人也乃俾以禮求録之至是始克成謹用登貯正德七年四月五日也

圭峯續集卷第四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傳

老先生傳

老先生靳氏名瑜字廷璧鎮江丹徒人也少為諸生至貢業太學未有是號也始自經歷溫州府時府時周守城府高眈眈視諸幕僚諸幕僚類戚施刓劘甚先生至不知也晨入揖事當治治之旦日復入事又當治又治之或符下行縣上馬去不顧僚避積歲沓不舉或叵測貽身災者守試符之亦行不辭事已內

符退入舍卧僚至問弛張方略云何應曰唯唯至移
語他事已守聞驚嘆以為不可及延入閤與為禮呼
老先生云曰老先生云者非其年之謂也尊且師之
謂也由是府之人皆如守之呼曰老先生下縣之人
亦呼如府之人温人道丹徒語故丹徒之人亦呼如
温之人守去再易守不樂與後守居去温家居十年
以歿有二十四年矣以子少卿貴累贈至太常寺少
卿兼翰林院侍讀光顯矣人亦忘之過其墓式其閭
者亦止呼老先生云少卿發應天解及第第三人陳
子入院與有麗澤之雅得先生於隱度中意退然不
勝衣懦者也而其治温又健乃爾其治陳清戴堂事

即勇者不如而隄沙圍塘以利温民皆不與其貌肖
者壯哉大抵温海邦也疾風駕潮齧岸圮其田稅歲
苦民虛輸之者十四五而海外雜蠻虜貨視內地伺
便鷙攫之雋曷盤石金卿暨温三衛以戊其帥類世
傳虎悍饕餮武人而附府者尤飾文假法睥睨吏治
為嚣嚣莫制其山與海嶼則民以險豪吏以遠略因
循醞釀至不可忍則坐以逆聞聽
上制置均為患本堂來嘉民也垂當坐先生急謁部使
請曰堂誠謀逆邪畏囊頭何校就獄死耳且罪止堂
而草雜禽獮之非宣德惠養意脫獸困跳踉如温民
何吾請往招堂即日單騎緣澗谷覓抵堂所呼堂出

曰我靳經歷也来活堂堂驚出且數且諭遵至府獄
具遂脫堂族他如堂豪喜洗刷一變清所謂為嘉敢
往者千戶也聞人已聘女美以奴齎衛牒来訌曰吾
妾也府實弗任與衛為異同下以觀先生先生知狀
引左證了了垂上清窮急入賄賄至輒出益窮自輸
伏辜女獲還聘夫武人悉慄慄戒毋邇府府光嚴無
事沙園者平陽瑞安界地也田圩不知其始堤成水
可洩蓄歲有秋民輸外食且足今所謂靳公塘者是
也其治要在利民完安之而刳除其疵癘雖或時攝
守事如即真然以無營為釣取亂其心盍嚮往期溫
無遺便乃已僚吏日殷莫能班或危以禍或左諷以

從容不變用能成其志成化中
朝京師會判去溫人志屬之狀入部舉請代幾僅絲髮
許以不一少動意止判初不入于心故當其時忘得
之家居溫人過必入候致水土物比殺移以候范恭
人不衰少卿宦
朝溫宦遇之兄弟也至語薦無不曰吾老先生且曰宜
祠而俎豆之恭人以弘治乙丑冬殺予目見溫人哭
之哀焉庶幾古所謂循吏者方其在溫年餘五十矣
而少卿未生恭人念垂老而孤買姬入室姬實士人
女也急得金以緩禍者覺之反恚恭人遣姬且以金
去戒恭人毋為是戚戚已而少卿生如持左券必其

有後立靳宗于冊徒少卿嚮為名臣且有子延慶將
世其家矣益驗先生所謂仁人者於乎先生於世為
仁人於靳為宗子於溫為循吏於
國為名臣父昔太史公傳循吏叙世家其法具在遭是數
美仍其號為之亦傳以質諸君子君子曰誠以感人
不諉仁以迓休則延其然其然不然其誰復當言哉

雅素子傳

雅素子張君諱文字經載臨江新喻人也弘治癸丑
以春秋登進士第選入刑科為給事中儕輩詞其有
喜色問之曰吾遇
明君吾用春秋時也事
先皇帝十餘年中改兵科進工科自右而左又進都戶科
皆給事中
今上改元九月八日卒于京師高坡巷邸先是觀進新政
五事語中皆張變更乖剌特驟力詆內降害政若親
與閣戚家為仇敵者賴
上寬明僅奪季俸予往唁之門者報曰昨夜不食若又為
奏者風憾之顫索即今且汗之予去及更往則君卒
矣公卿大夫士嘆于
朝是日史嘆于署僉隸武夫亦有嘆于道者皆曰直臣云亡
予悼之甚不忍聞焉君嘗以覈實邊儲三出當往貴
州也予作威鳳吟別之而以鳳居守為終句意戚晚

結中膠固競煽威燄惟君足鎮之云比至未魯以女
苗叛于貴貴用兵君言兵在得魯耳購馘之宜而苗
徭脇從多剿刈之傷生無益在蜀屬蕃簇擾松潘餉
運斛十金妄級給賞陣奔靡誅君以蜀憂方大為獻
議者十弘治中最先論元夕張燈下有司治具典庫
中官以逸樂玩弄惑
主聰劾及諸司迎望風指當按
上方嚮治為頻減之會外戚有罪當
廷謝陽疾而以子代之俄而
乾清宮災君引春秋宣榭火著戚臣驕滋謂逼厥災火焚
宮此其徵歟明年虜大入雲中鄜延將迫內地
朝廷戒嚴尚書文非請集
廷議君疏柄臣老蹇藉輿尸妨所謂凶代以倪岳戴珊劉
大夏張敷華可其面折人多此類鑄錢議起中外洶
洶入五議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而大要歸之以節儉既而新鑄果如議不流
皇莊尸蝨類左官退校無賴竄名於是乎漁獵之
上不知也君上言曰邦本在是當存先事之戒凡所指切
時囂身任獨往若嗜慾時惟一人在班行長身修髯
旭旦罷
朝步出
掖門錦衣冠情禁旅閽人必驚覷竊語曰是何翹翹者邪

名能高下古今作者之品遭母喪
朝之名能文辭諸體殆備焉而皆託諸石載盈舟焉以
歸母弟用載嘗薦入京有雖貫腮潰洞齒齶血漬牀
席垂絶君與寢扶掖盥滌召醫送入最後越醫至君
與語作曰是可生吾弟矣藥入果然性樂與人游會
予談必移日出自廣西還為予言古田距藩城纔七
十里徭至支解二負尊官而當
國大臣不以掛于口寒心哉予以為議適然爾及今閱其
遺草已附六事入奏此其一也其制狼狽如嗾犬獵
策尤良於乎誠臣憂
國固如是太史汪君誌君墓作詩世次葬日月備矣而雅
素子之號未著用載焉予傳之行于世贊曰
孟子有言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士之
處草莽有不以是自負與以是疵人者乎及其出也
身自為之有能酬其所負而不為人所疵者乎書曰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天下皆是也孔子曰言顧行行
顧言吾以為雅素子其庶幾乎

圭峯續集卷之四

圭峯續集卷第五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書啓

代樊都尉定馬冢宰親啓

伏以地連豫土同氣相求班綴
明廷言歸于好雖秦晉之不相及世猶締昏況將相之為
同寅禮可義起共惟太翁閣下
朝廷柱石人物權衡為宋著晁鷲潞公而欲拜繫唐輕重
儼中令之復生再惟親家座右夙閑鯉對寵寄虎賁
瞻梓及橋光前啓後能不滿假無矜伏波奕葉之隆

顧善引援俯念補衮禍襁之舊蔦徽得托灰冷復然
且令孫女蚤藉翠竹蒼梧之蔭實惟蘭茁其芽而小
兒者未觧瑶翻碧瀲之章所謂民鮮克舉然所幸者
慶衍
仙源故其儀之得此嘉耦倘得依于絳帳鵠虎之譬當
明漸可從遊舞雩稼圃之言自訥自天作合榮我寔
多伏念某相庠晚學
貳室末賓叨肺腑于
本支功豈横行於冐頓司戍牙于
肘腋分踰食邑於舞陽羞穀薄陳九物之儀引領拱聽
千金之諾伏願自今伊始詒厥孫謀白首殿
邦百辟仰師臣之躍躋
赤心許
國二家樂
聖世之昇平盟如可寒言猶在耳所有世系合行謹具于
左
代樊都尉納采啓
伏以
日月際
重明之會
乾坤當
再造之期四方寧而車同軌書同文二姓合而女有家

男有室共惟太翁台席暨親家座右退公多暇於頷
孫相攸本期於燕姞外雖示無適莫內實暗寓權衡
遂使素無中雀之微能亦獲叨占乘龍之妙選祗承
布諾庸藉冰言歲甲子之司權月大火之在次遂敢
託於錐薦忽乃忘於耦辭言以為徵玄草餘奇之是
借禮雖不腆

寶藏羨

賜之儲供是非比儗於委禽今則相將於奠鴈親迎
諏大梁之吉上章剛輳乎攝提納采用降妻之柔屠
維適冠乎協洽豈克耳仰星天而揖俟蓋突弁因年
矢而每催蹶里八鸞敢竊
肅雝之遺響渭梁百兩幸追
籍輅之芳塵天聲女士封縣君足矣列侯何必臨光世
衍雲仍於宗祏繁焉素公甘傳魁紀情浮於物書不
盡言伏惟鑑照

寄西涯先生書

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
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
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獻諂以為當
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歲之
後史册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
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

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
墻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者之罪
生亦甘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緘不覺狂悖干冒
之至

主峯續集卷之五

主峯續集卷第六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劄

與友人論舊事劄

同鄉同年同業臭味之同意氣相許又同第南北相
去略差池爾一旦不相信遂若異世然何哉意者前
之同偶同而相許者偶許邪或吾子自處已躋于至
誠無偽之域而視吾輩若亡若存之小人不足信邪
不知何忍以暗邀人心之大惡筆之于紙且以告于
君而相加也春秋書亂臣賊子亦其人去世已久姑取之

以垂戒萬世而非即顯戮于市也而吾子之言果行
則族誅之罪吾固不得而逃矣賴
先帝明聖寛而宥之遂使首領獲存于今而尚得與吾子
遨遊于吏隱之地是
先帝奪吾于吾子之手也明矣借曰彼人者實首焉是彼
之辭也彼嘗語人曰吾子時以文學名于諫垣諸章
誰敢居非獨此也今兹其人雖死而
朝之大夫士憶而誦之猶昨日也果誰可辭邪昔陸抗信
叔子之不鴆人千古以為美談吾固不敢為叔子而
吾子於抗如何哉蓋棺事乃定吾固當勉之吾子其
明目熟聽以應方来可也丈夫事在磊落掀天地而
置死生禍福于度外伯夷頌所謂一常人譽之則自
以為有餘一常人毀之則自以為不足其足為大丈
夫乎久不接論因地相邇偶發素所欲言惟吾子思
之吾當自此閉口吾子幸俱忘之罪過罪過

圭峯續集卷七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論

理氣本無先後

論曰在天成象在地成質在人成形氣也而所以成象成質成形者理也所可見者氣也所不可見者理也日也者月也者象也山也者川也者質也耳也者目也者形也如使人之徒指日也者月也者山也者川也者耳也者目也者而問焉曰理與氣孰先必將應之曰氣先何也其見於所可見者勝也遺乎理者

也不可與語也如使人之燭乎日之燭乎晝也以陽焉月之燭乎夜也以陰焉川之峙也以靜焉川之流也以動焉耳之聽也以聰焉目之視也以明焉曰理與氣孰先必將應之曰理先何也其究於所不可見者勝也泥於理者也雖可語而亦未可深與語者也其必曰陰陽判而晝夜分矣然必晝夜其陰陽以宣焉動靜別而流峙定矣然必流峙其動靜以彰焉聰明賦而視聽得矣然必視聽其聰明以發焉知乎此其語日之象也必陽也晝也語月之象也必陰也夜也兼焉以至星宿風雷之類莫不皆然也語山之質也必靜也峙也語川之質也必動也流也兼焉以至見蠢草木之屬莫不皆然也語耳之形也必聰也聽也語目之形也必明也視也兼焉以至四體百骸之微莫不皆然也而後庶乎可與語天地人之理與氣矣可與語朱子理氣本無先後可言之旨矣謹論

君子上達

論曰君子者亦人而已矣而以為有異於衆人者何哉曰衆人見有所謂物與我也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饑之也衆人見有所謂臧與否也孟子曰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衆人見有所謂利與鈍也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衆人見有所謂難與易也孟子曰舜

之居深山之中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爻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則夫君子無物無我無臧無否無利無鈍無難無易也蓋如此曰然則君子者其亦稿木濕灰而已乎曰非也蓋自慈愛以為吾之仁而已是仁也即天道之元也辭讓以為吾之禮而已是禮也即天道之亨也斷而必行以為吾義而已是義也即天道之利也知而弗去以為吾智而已是智也即天道之貞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物無非我矣嘉會足以合禮否無非臧矣利物足以和義鈍無非利矣貞固足以幹事難無非易矣故曰君子上達進天天之道矣無人也否則汩汩於物我臧否利鈍難易之間則人也下達事也衆人之所為也終亦必小人之歸也謹論

圭峯續集卷第八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雜著

唐書大風拔木斷

臣謹按周公居東之未迎也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而林甫之將用也亦然然則善人之退小人之進皆天下將亂之幾也故天為垂戒使君人者於此警寤而改移之其心仁愛之也至矣然成王知寤而迎周公而玄宗昧焉益進林甫而極用之此周之所以將亂而復治唐之所以將亂而遂亂不可救也歟

唐書殺三子斷

臣謹按父子之道天性也然而至于相夷不少貸如冦仇者何哉寵昵之私勝而讒間之言易以惑也故褒姒寵而宜臼廢驪姬寵而申生死武惠妃寵而太子瑛及二王殺而世方相蹈未已也於乎女之固寵者其初旣其身而已卒之賊人父子亡天下國家為莫大之禍如此可不畏哉而人臣之固其寵者亦然為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擇遜

於乎自夫父有殺其子者則父子爭國世可有也況兄弟乎由是兄弟有遜國者遜為吉而爭為凶自夫子有弑其父者則父子遜死世可有也況兄弟乎由是兄弟有爭死者爭為吉而遜為凶是故遜君子吉德也在小人為凶爭小人凶德也在君子為吉古台陳廷幹問遜齋之義予作擇遜以貽之

審力

臨川樂鳴殷出知宣城縣行與羅子別羅子揖而謂之曰昔秦武王將脩宗廟之薦為鼎者三上千鈞中百鈞下十鈞進羣臣謀之曰寡人欲置是于先王之廟必衆人舉之恭乎必一人舉之恭乎羣臣伏思之對曰必一人者王於是下令國中曰有能舉千鈞與車百乘百鈞十乘十鈞一乘烏獲過之睥睨焉舉十

鈞者獲車一乘歸舍人尤之曰咄胡不舉千鈞而獲百乘也不然亦百鈞爾獲曰不然獲非難於千鈞也顧獲之幹固衆人之相差爾而王亦奚信邪王如愛其鼎疑獲之折其足也改而收其令而呂衆人舉之鈞之至廟而已爾獲雖欲一乘且不可況百乘乎居三日善飲食之進而舉百鈞者獲十乘歸又居三日益善飲食之進而舉千鈞者獲百乘歸卒如獲言秦人於是知獲不獨其力也其用力亦已審也今宣城子之千鈞鼎也慎而舉之積信而待之無欲速焉不如獲之獲一乘以至十乘十乘以至百乘吾不信也嗚殷喜曰吾茲從事於審力矣

題鍾馗四首

前有枕前有枕乃是石可寢巾簪一任蹇蹇何如少飲

橋有簸橋有簸驢不過緊要推尻曳耳多時到得鬼笑

鬼作僕鬼作僕肩頭上琴劍書麗問主人何處乘牛入空谷

乘白鹿乘白鹿鬼牽韁凌兢石鞠過松林數步一片雲山綠

修庫志後語

錦衣侯子愛重之天下莫不聞然至索予康樂公

新廟記以石既堅摹之艱而止於今奉
命守潯梧則又索予修庫志曰於至潯治兵之隙對閱
之若有以對夫子也予實有剩摹隨帙而遺之然不
識侯差以其句讀中繩墨邪或詫其隸畫而異於世
俗之書也是二者皆惑也噫今之世何世邪而置斯
志也於作者之伍直書人者之編籍記其凡而已耳
何句何讀之云乎直白巖尚少予老悖也迫而遺是
二惡播於後世莫予卹也而已矣侯亦未為得也或
釋予曰侯於政若公署若象室若艤所若
欒輿庫無乎弗舉者蓋取乎其類而益鞭其後而已耳
予益大慙欲卷而懷之歸業已置其囊矣息舆剔而爰

圭峯續集卷第九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讚

石山先生讚為安成周舉人祖作　爰有主者

翔者栖者延頸而盼者其有知者至杖而侍者其甚
有知者榮者華者節而榦者其無知者至破崖而下
者其甚無知者其有知者若會于無知者其無知者
若倚于有知者皆環萃于主者㠯其有知若無知無
知若有知而前知乎無所不知自不知其若是之不
可知而為有知無知之始也噫有象而垂之者其容

有知乎然吾不知其意之所擬亦將隮之于不可知之也與

工部侍郎沈公像贊

啓前鋒以導衆介運太阿以芟多蠆立赤幟以召諸豪築京觀以瘞君鑿饗乘其可為之幾固嘗盤礴于斯既而動以牴牾敵蝟來疵則焉往而快其所如蓋世惟貴乎有志又遑卹其乖睽既事往而機息亦競羨而追思位亞鴟鴟其進也實銖積而寸累志同倦鳥其退也忽距脫而毛遺今胡為公是昨胡為公非覩公之像或者其似究公之心似者其誰

清軒贊

蟒衣玉帶也者凝然而坐于隅也吾初不知其在朝亦不知其在野胡為乎來乎其諸誰之儔歟人曰本漢之裔曰清軒翁幼寔奇童

乾清宮隨

飛龍肆

內館師羣公鼓五絃之疏越助虞舜之南風既馳騖乎蒼北遂騰踏乎雲中暨殿西陲厥聞彌彰狀元有碑君子有堂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孰為壽俊為

帝尊事孰有勞績為

帝明揚既而烽息燧滅爾界我疆於是乎誕敎于家克敷厥族本系支連有位有祿倒蹤賓賢胥繼以燭

天子曰休来歸自西留都居守
天子命之載瞻斯容有父兄在既孝既忠
天子有賚

鄒竹所賛為翰林孔目祖作

人亦有言曰其康齋孰得其門維鄒竹所得館為賓
穀其後昆可知其人我友其孫而出其真我賛之云

雷南坡賛

神之肖不肖繫于工之工不工人既望而識之矣衆
之崇不崇繫于行之修不修大賓之位亦既居之矣
名之傳不傳行雖修矣不足恃也况於其他乎繫于
評之者言之文不文噫吾何足以任此哉